

在场

燕衔春来早

张国中

清晨，我推开老屋那扇沉重的木门，檐下便传来几声清脆悦耳的燕子呢喃。抬头仰望，一对燕子正忙碌于去年的旧巢边，衔来新泥细心修补着冬日留下的破损。它们黑色的羽翼，在仲春的晨光中闪烁着青蓝的光泽，剪刀般的尾羽划破薄雾，黄黄的小嘴衔着盈盈春光而来。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晏殊的词句蓦然涌上心头。在老家，人们亲切地称燕子为“年年客”，这客人无须邀请，年年春天都会准时造访寻常百姓家。记得我七八岁时，邻居杨二爷家的屋檐下，燕子们竟筑起了三个巢穴，每日清晨，唧唧喳喳，热闹非凡。我好奇地问杨二爷：“二爷，您家的燕子怎么说这么多？”杨二爷爽朗一笑，说：“我家有幅图，燕子来去都离不开它。”说着，他用烟袋指了指影壁墙，狡黠地笑道：“你看，那就是。”我对他家影壁墙上的《燕归图》再熟悉不过，图上一群燕子鸣叫着飞上翠柳。我半信半疑地问：“燕归图就能引得真燕前来筑巢吗？”杨二爷神秘地笑而不答。

早春的乡村一片繁忙，家里家

外都忙个不停。田野上，返青的麦苗正值开春浇头水的好时节，那清新的麦苗气息，湿漉漉地扑面而来。附近的梨园里，洁白的梨花已挂满枝头，宛如一片香雪海。这样的美景，自然吸引了爱好踏青的城里人，他们或三三两两，或组团而来，既节省了去外地旅游的费用，又收获了内心的兴奋与满足。原来，美无处不在，美就在我们身边。我年轻时曾做过梨农，虽然对梨花早已司空见惯，但离开农事已久，再见到这梨花，也是惊喜交加，不禁吟诵起苏轼的诗句：“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我感觉，老家的梨花总比别处开得早些，仿佛在与燕子竞赛，看谁先把春天带到人间。

村头的几间老屋，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四周高大气派的红砖瓦房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破败。然而，这却是闻名遐迩的武术大师刘云樵的故居。几位老人正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笑意，谈论着遥远的往事。屋檐下，几只紫燕呢喃细语，衔来一根根枯草，认真地修补着去年的老

巢。刘云樵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上世纪90年代，他两次到访大陆，本有机会回到老家，他的老伴和一双儿女已苦苦等了他近半个世纪。然而，在台湾已成家的他，却没有勇气踏入老家一步。这让我想起了王维的诗句：“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不知刘云樵先生是否记起过这句诗？但内心的纠结、愧疚与遗憾，他肯定是有。这一切都因他在台湾的突然去世而成为村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来到村子中间的地标式建筑“都督府”，这是清代建筑，民国江苏都督刘之洁的故居。原本气派英雄的建筑，如今已破败不堪。走进这座老屋，檐下的燕巢格外醒目，几只刚刚归来的燕子在我头顶鸣叫盘旋，似乎在抗议我贸然闯入了它们的领地。我在老屋和枯草丛生的院子里徘徊，感叹着世事沧桑。从这座老屋走出去的精英人物，如同远飞的黄鹤，再也没有回来。倒是这些燕子，成了这里的新主人。“泥新巢燕闹，花暖蜜蜂喧。”燕子不仅是春天的使者，也是这座被有关部门命名为“名人故居”的老屋的守护者。

我又见到了村西河上的那座桥。这条河上的桥历经数百年，多次修建，数易材质，直至1989年5

月建成了这座钢筋混凝土桥。原来的桥是用青石条砌成的，人们称之为“燕归桥”。正值春暖花开之际，桥下的河水泛着一点儿蓝，欢快地流淌着。听村里的老人说，最早的那座石桥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当时有位进京赶考的举子，在桥边救了一只受伤的燕子。第二年春天，那只燕子竟带着一群同伴回来，在桥边的老屋檐下筑巢。从此，这座桥便有了“燕归”的美名。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少有人再知道“燕归桥”的故事了。我思忖，这故事定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无论是编故事的人，还是历代口口相传的人们，或许都在心中寄托了一份朴素而美好的情感。

我抬眼望向河两岸的柳树，听着春风拂过枝头的沙沙声。树上的柳芽已冒出嫩绿的小脑袋，在阳光下泛着光泽。忽然，一只燕子掠过树梢，嘴里衔着一根枯草。“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笔下的春意，在千年后的乡野依然鲜活如初。燕子择善而居，眷恋着这片土地。它们的到来总是伴随着梨花的绽放，构成春天最动人的风景。

春燕衔泥春来早。燕子声声里，传递着春天的讯息。农人们望着燕影，知晓春耕播种的时节已到。田间地头，早已不见传统的牛

哞马嘶，取而代之的是大型机械：犁田、施肥、下种，每一项农活都与燕子的翩跹伴飞相映成趣。旋耕机翻起泥土的波浪，新型播种机将一颗颗良种播撒入沃土。这个时节的乡村最为热闹，人们也最为喜悦。农人鼓起黑黝黝的臂膀，将养精蓄锐了一冬的智慧和力气，在平展展的田野里，赶赴一场与春天的约定。

夜幕降临，我站在老屋的院子里，聆听着檐下燕子归巢的啁啾声。月光如水，洒在院外的柳梢上，柳条在夜色中若隐若现。老人们常说，人勤春来早，而燕子是最早得知春天信息的使者。因此，它们丝毫不敢耽误，冒着早春料峭的寒风，带着对这片土地的温情与思念，带着对春天的希望，一路北上，翩翩飞来，为这方水土、这方人谱写着一曲动人的春之歌。

夜深了，屋檐下的燕巢里传来细微的呢喃声。我知道，那是燕子的梦呓。它们或许在梦中回忆着遥远南方的故事，或许在期待着明天的飞翔。而在这片古老的平原上，春天随着燕子们的回归已悄然降临。燕子的呢喃或梦呓，给予农人无尽的力量，让他们身上沾满泥土的芬芳，脸上绽放出花朵般的笑容，心中也隐藏着一个美好的愿望。

人间

月照归途

谢家辉

夜露还未凝结时，我已站在青县老宅的门槛外。十年了，这扇斑驳的木门依然固执地朝南开着，像父母守望的姿势。院里的枣树又添了几圈年轮，枝丫却始终朝着县城的方向伸展。

父母的身影在灶火前晃动，银发被暮色镀上薄霜。这些年我总在异乡的站台上数着归期，却忘了数他们额间新添的沟壑。母亲铺床时，棉被依然要沿着炕沿抻出笔直的棱角，这个习惯在她28岁嫁进谢家就再未改变。旧棉絮里蒸腾着阳光的味道，恍惚间我仍是那个执拗孩童，非要被角抚平才能安眠。

“那年你总嫌煤油灯晃眼……”母亲的声音混着柴火的噼啪声。我望着窗台上那只豁口的搪瓷缸，四十年前它就盛着照亮课本的月光。那时父亲的鼾声是贫夜最安稳的节拍，偶尔被我的笔尖惊扰，便化作含混的呓语。缝纫机台板至今留着墨水

渍，洇开成一片永远15岁的星空。

月光漫过窗棂时，父亲的鼾声忽然轻了。我数着他们呼吸的间隙，像在丈量时光的裂隙。七十年的光阴压弯了母亲的脊梁，却压不塌她为我被角时的手势。夜风掠过晒场的麦垛，送来四十年前同样的凉，而当年那个嫌月光太亮的少年，此刻正贪婪地收集每一寸清辉。

黎明前最浓的黑暗里，我听见母亲摸索着起身。她总说老宅的晨露最养人，却不知自己才是游子心上永不干涸的露珠。檐角的风铃忽然响了，叮咚声惊起满院月光，那些散落在缝纫机上、搪瓷缸里、被角褶皱间的岁月，此刻都化作皱纹，细细爬上我的眼尾。

离乡的客车再次鸣笛时，我摸了摸行囊里的枣木梳。母亲今晨为我梳头时说：“白发发该用桃木簪子。”可她忘了，我的行囊早已装不下整个故乡的月光。

让爱传承

杨昭晖

母亲在病床上安详地合上双眼，她带着对世间最后的眷恋，化作天边最温柔的云影。

母亲生于冀中平原的炊烟里，少女时期便以早慧闻名乡里。十八岁执掌村办草编厂，纤纤十指编织出全村第一个创汇项目。后调入县织布厂，经纬线在她手中交织成时代的画卷。我的降生让这位“铁娘子”甘愿褪去荣耀，将人生织机重新校准方向——从此，母亲的经纬线只为我一人穿梭。

童年是浸泡在母亲体温里的时光。暑气蒸腾的午后，竹编凉席上总摇曳着母亲手中的蒲扇，扇面上斑驳的竹影与蝉鸣编织成催眠曲。当邻家飘来呛人的油烟，我家灶台已升起袅袅炊烟。她能將最普通的芥菜疙瘩化作珍馐，粗瓷碗里盛着的却是“庄稼菜”，分明是土地对游子最初的味觉启蒙。

那年深秋，母亲奉命下乡推销布匹。七岁的我蹲在村口古槐下，从晨露未晞守到暮鸦归巢。当那个挎着蓝布包袱的身影重新点亮地平线时，我忽然懂得：原来母亲的背影，就是整个世界的地标。

中专时代的一个周末，我因参加活动托同学捎信。返校时同学面色凝重：“你母亲反复问我，你是

不是受伤了？是不是遇到麻烦了？”原来在母亲眼中，缺席的归期永远与危险画着等号。

我新婚燕尔时，母亲开始练习得体的疏离。她将毕生积蓄换成每月皱巴巴的纸币，藏在菜篮底层悄悄塞给我。当妻子嗔怪我的笨拙，母亲却躲在厨房偷笑：“该让年轻人自己跌打滚爬。”那年街头偶遇，她忽然拐进小巷，事后才红着眼解释：“岁数大掉了牙，怕给你丢人。”病榻上的26个日夜，母亲把止痛针剂数成时钟的刻度。化疗夺走她的青丝，却夺不走眼里的牵挂：“别耽误工作”“记得吃早饭”“天冷加衣”等这些絮语渐渐轻如游丝。

如今，我在儿子睡前故事里复刻当年的蒲扇轻摇，在儿子便当盒里延续“庄稼菜”的滋味。每当妻子嗔怒时，我会想起母亲狡黠的提醒：每逢人生困顿时，耳畔总回响着布匹推销归来的脚步声。

母亲用一生诠释：所谓传承，不是简单地复制粘贴，而是将那份无条件的爱化作永恒的光源。这光源将照亮我的归途，亦会指引孩子们的远方。当春风再次拂过冀中平原，我知道，那是母亲在云端微笑——她给予人世间的温暖，正在血脉中生生不息。



羊群

袁树凯摄

我思

石里乾坤

吴相艳

河北曲阳，被誉为中国的雕刻之乡。各式各样的石头，从深山幽谷中走出，甚至远渡重洋，经由匠人之手，犹如凤凰涅槃，重获新生。天地万物、自然山水，皆幻化为栩栩如生的石中意象，有的形象逼真、憨态可掬，有的抽象写意、气势磅礴，在凝固的时空里静静流淌。

人类独具慧眼，能洞察石头中的生命。不同于琴棋书画的高雅，石头不仅跻身文化殿堂，亦是实用的物件。品质上乘者，足以让秦赵两国为一块璧玉在朝堂上唇枪舌剑、风云变幻；而粗糙鄙陋者，则可作为牲畜圈中的食槽，或是压酸菜缸的好帮手，亦能成为村头闲坐时的凳几。历经光阴的浸润、风雨的洗礼，每一块石头都独一无二，蕴含着无用之用的禅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被视为碰不得的命根子，实则源自女娲补天时“无材弃选”的废物，这一荒诞构思本身就充满了玄机。

女娲炼石补天、精卫衔石填海、愚公移石开路……《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精魂与“伏魔之殿”里一块神秘石碑息息相关，神通广大的孙行者也脱胎于汲取日月精华的海边顽石。中华文明灿若星辰，总离不开一块块禀赋各异的石头。这些浪漫想象，将人们对自然山川和生命伟力的崇拜发挥到了极致，也让人心生感慨：多少繁华如繁花，灿烂一时，终究不过是仓促过客；想永恒如石，也不过美好希望罢了。

文人爱石，至唐宋时达到巅峰，这一风尚一直延续至今。明朝戏曲理论家何良俊曾言：“士君子读书出身，虽位至卿相，当存一分秀才子，方是名士。今人几席间往往宝玩充斥，黄白灿然，若非贾贇，则一富家翁耳。”此言本在强调名士的底蕴乃书卷气，否则任凭案头宝玩充斥，也不过附庸风雅的富商巨贾罢了。后来，竟有“石痴”将此句中的“当存

一分秀才子气”改为“当存一方美石”，仿佛几席间若无石，主人便难逃俗物之嫌。

历代雅士玩石癖好五花八门，助推了这一审美风尚的盛行。米芾视奇石为兄弟，白居易待之如宾主，苏轼则奉之如知己。他们站在文化的潮头，引领了对奇石美玉的赏玩潮流。更有文艺圈大佬宋徽宗推波助澜，玩石玩出新花样，竟给一块巨无霸太湖石封侯，并率百官礼拜。只可惜，靖康之耻来得太快，那些耗费民脂民膏采来的花石，在强敌面前终究一无是处。坚硬的石头撑不起一个朝代的柔弱肩膀，北宋王朝就此落幕，巨石“盘固侯”既不能固江山，也无“神运”，在历史进程中只留下艺术的烟花，绚烂绽放后又归于沉寂。

为何千般宠爱皆聚于一石？苍山有意，流水含情，这是多情的中国文人钟情山水的心理折射。他们走下庙堂、逃离案牍，在片刻的喘息中，脚步虽丈量不到名山大川，但一块块奇珍异石便是他们乐山乐水的审美寄托。何况，哪一块美石不是历经千雕万刻，才得千姿百态、风情万种？这种忍受痛苦、不断自修的切磋琢磨，契合了君子人格的淬炼历程。他们在一块石头上，除了见山、见水、见知音，更见到了那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渴望的自我。更甚者，石头固有美丑之分，质量上乘者如美玉，自然人人爱之；形貌粗鄙者如顽石，也未必不得人欢喜。精细机巧、浑厚朴拙……何为最美？这暗合了赏石者的情趣与品格。即便米芾先生总结的“瘦皱透漏”相石四法，也未必符合所有玩石人的审美。追逐个性与放飞自我，从来都是人心最奢侈的渴望。

摆在雅室里的艺术石只是石头世界的一枝奇葩，犹如摇曳多姿、曼妙多情的水色女子在广厦华庭中走秀，美则美矣。而更多的美与力量，在缤纷世界中登台亮相。高山旷野、大漠

孤烟，那些雄立的“记功石”足以担纲阳刚之美，引领历史的风骚。

公元前119年，少年才将霍去病在“漠北之战”中杀敌俘虏七万余众，于狼居胥山祭祀天地后凯旋。历史的篇章总是由孤勇者书写。公元前89年，车骑将军窦宪盛装出场，大战北匈奴，于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从此匈奴远遁，北方边境得以“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封狼居胥、燕然勒石，刻满功绩的大石碑在悲风黄沙中威风凛凛，历经两千年洗礼膜拜，终究湮没于尘埃之中。唯有煌煌青史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生命强音，让世代英雄为之动容。

赤壁之战后，孙权迁都南京，重筑石头城以据守长江天险。冰冷的石头对抗着刀光剑影、潮起潮落。繁华落尽后，大唐安史之乱爆发，一位喜欢把玩石头的文人蹒跚独行于寂寞的石头城上，发出“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兴亡之叹。看来，不朽的从来不是石头或一座城，而是鲜活的生命、丰富的思想，以及由此创造的历史伟业。

能让国祚永存的是什么？宗教、文明、科技，还是法律道德？世界上最早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被刻在古巴比伦石柱上，向神明宣誓世俗的规章。而卢梭却在《社会契约论》中疾呼：“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同理，当虔诚的信徒拱手揖拜一尊石像时，信仰之翼早已飞翔在石像之外。

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因得罪了诸神，被惩罚往山顶推动一块巨石。巨石即将到达山顶的那一刻，便会滚落山脚，如此周而复始，永无终结。在神话中，西西弗斯是足智多谋的聪明人。那么在负重而行的苦难中，西西弗斯在巨石下的思考，又会是什么呢？

汉诗

顶针里的雪线

倪润梅

白发在针脚里发芽时
我数着您藏进针线盒里的冰糖
像数一串未拆封的月光
每个棱角都含着
您用皱纹包裹的甜

方木桌上的顶针还留着
瓷釉般湿润的体温
您教我穿引的棉线
正在缝合黄昏的缺口
把碎花布补成蝴蝶的形状

最后一次大扫除
您把九十六载积灰的岁月
叠进樟木箱第三层
却忘了带走枕边
那支磨秃齿的木梳

午夜的微风叩响窗棂
您总在晾衣绳尽头现身
蓝布衫兜着云絮
将晒干的岁月轻轻拍打
直到露水漫过黎明的门槛

顶针穿过我备课的指节
讲台长出细密的针脚
您说做人要像粉笔直
黑板擦掠过处
簌簌落下纯白的年轮

如今我攥着传家宝的银顶针
看积雪爬上鬓角
那些您教我缝补的缺口
正长出新的补丁
在时针缝合不了的伤口里
渗出盐粒

八九

一杵斋主

七九跟八九同样让人悠然神往
河开与雁来都是一一揭开封印
种子尽情裸奔
九九加一
慧眼如来

曾经那么多见字如面的日子
岁月在岁月间凸显质感
走在月色与雪色之间
成全第三种绝色
我
在七九八九默契的春天里等你

常想一二不思八九是洞明
亦是一次次深长深长的呼吸
红尘如茶
苦一阵子苦一辈子又有何妨
一生的笨人和一生的笨功夫
才是世间第一等的大乘功夫
自己给自己导航
九九才不会空白

大象无形
有经过独一无二的梵墙梅影
才是一首妥妥的好诗
不辜负每一个七九跟八九相逢一笑的过程
那城
才叫有雨之水
有氧之城

静物

张金胜

路

经历过无数人
有的人来回穿梭
有的人只是过客
人的心事
路承载 不说

桥

桥 两岸相通的捷径
自从有了桥
摆渡便成为历史

石头

看似坚硬
滴水可穿 风可以蚀
即便冥顽不化
亦能被雕琢
没有横亘的一成不变

木头

雕刻成神明 被供奉
做成家具 被使用
成为劈柴 就燃烧
腐朽了 就变成肥料
无论怎样变化 被利用就有价值